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二十三卷 金海陵縱欲亡身

昨日流鶯今日蟬，起來又是夕陽天。六龍飛轡長相窘，何忍乘危自著鞭。

這四句詩是唐朝司空圖所作。他說流光迅速，人壽無多，何苦貪戀色慾，自促其命。看來這還是勸化平人的。平人所有者，不過一身一家，就是好色貪淫，還只心有餘而力不足。若是貴為帝王，富有四海，何令不從，何求不遂。假如商惑妲己，周愛褒姒，漢嬖飛燕，唐溺楊妃，他所寵者，止於一人，尚且小則政亂民荒，大則喪身亡國，何況漁色不休，貪淫無度，不惜廉恥，不論綱常？若是安然無恙，皇天福善禍淫之理，也不可信了。

如今說這金海陵，乃是大金國一朝聰明天子。只為貪淫無道，蔑禮敗倫，坐了□二年寶位，改了三個年號。初次天德三年，二次貞元也是三年，末次正隆六年。到正隆六年，大舉侵宋，被弑於瓜洲。大定帝即位，追廢為海陵王。後人將史書所載廢帝海陵之事，敷演出一段話文，以為將來之戒。正是：

後人請看前人樣，莫使前人笑後人。

話說金廢帝海陵王初名迪古，後改名亮，字元功，遼王宗幹第二子也。為人善飾詐，慄急多猜忌，殘忍任數。年□八，以宗室子為奉國將軍，赴梁王宗弼軍前任使。梁王以為行軍萬戶，遷驃騎上將軍。未幾，加龍虎衛上將軍，累遷尚書右丞，留守汴京，領行臺尚書省事。後召人為丞相。

初，熙宗以太祖嫡孫嗣位。海陵念其父遼王本是長子，己亦是太祖嫡孫，合當有天下之分，遂懷覬覦，專務立威，以壓伏人心，後竟弑熙宗而篡其位。心忌太宗諸子，恐為後患，欲除去之。與秘書監蕭裕密謀。裕傾險巧詐，因構致太傅宗本、秉德等反狀。海陵殺宗本，遣使殺秉德、宗懿及太宗子孫七□餘人，秦王宗翰子孫三□餘人。宗本已死，裕乃取宗本門客蕭玉，教以具款反狀，令作主名上變，遍詔天下。天下冤之。蕭裕以誅宗本功，為尚書右丞，累遷至平章政事，專恣威福，遂以謀逆賜死。此是後話。

且說海陵初為丞相，假意儉約，妾媵不過三數人。及踐大位，侈心頓萌，淫志蠱惑。自徒單皇后而下有大氏、蕭氏、耶律氏，俱以美色被寵。凡平日曾與淫者，悉召入內宮，列之妃位。又廣求美色，不論同姓、異姓，名分尊卑，及有夫無夫，但心中所好，百計求淫。多有封為妃嬪者。諸妃名號，共有□二位，昭儀至充媛九位，婕妤、美人、才人三位，殿直最下，其他不可舉數。大營宮殿，以處妃嬪。土木之費，至二千萬。牽一車之力，至五百人。宮殿之飾，遍傳黃金，而後綉以五采。金屑飛空如落雪，一殿之費，以億萬計。成而復毀，務極華麗。這俱不必題起。

且說昭妃阿里虎，姓蒲察氏，駙馬都尉沒里野女也。生而妖嬈嬌媚，嗜酒跌宕。阿里虎嫁於宗室子阿虎迭，生女重節七歲。阿虎迭伏誅，阿里虎不待閉喪，攜重節再離宗室南家。南家故善淫，阿里虎又以父所驗方，修合春藥，與南家晝夜宣淫。重節熟睹其醜態，阿里虎恬不諱也。久之，南家髓竭而死。南家父突葛速為南京元帥都監，知阿里虎淫蕩醜惡，莫能禁止，因南家死，遂攜阿里虎往南京，幽閉一室中，不令與人接見。

阿里虎向聞海陵善鬪戲，好美色，恨天各一方，不得與之接歡，至是沉鬱煩懣，無以自解。且知海陵亦在南京，乃自圖其貌，題詩於上。詩曰：

阿里虎，阿里虎，夷光、毛嬙非其伍。一旦夫死來南京，突葛爬灰真吃苦。有人救我出牢籠，脫卻從前從後苦。

題畢，封緘固密，拔頭上金簪一枝，銀□兩，賄囑監守閹人，送於海陵。

海陵稔聞阿里虎之美，未之深信。一見此圖，不覺手舞足蹈，羨慕不止。於是托人達突葛速，欲取之。突葛速不從。海陵故意揚言，突葛速有新臺之行，欲突葛速避嫌而出之。突葛速知海陵之意，只不放出。及篡位三日，詔遣阿里虎歸父母家，以禮納之宮中。阿里虎益嗜酒喜淫，海陵恨相見之晚。數月後，特封賢妃，再封昭妃。

一日，阿虎迭女重節來朝。重節為海陵再從兄之女，阿里虎其生母也。留宿宮中。海陵猝至，見重節年將及笄，姿色顧盼，迥異諸女，不覺情動，思有以中之，而虞阿里虎之沮己。乃高張燈燭，令室中輝煌如晝。自傳淫藥，與阿里虎及諸侍嬪裸逐而淫，以動重節。重節聞其嬉笑聲，潛起以聽，鑽穴隙窺之，神痴心醉，幾欲破戶趨前，羞縮自止。

海陵鬪謔至四鼓方止。諸嬪咸滅燭就寢，寂然無聲。獨重節咬指撫心，條起條臥，席不得暖，只得和衣擁被，長嘆歪眠。忽聞阿里虎床復有聲，欲再起窺之，頭岑岑不止，倚枕聽之，又聞有擊戶聲。重節不應。擊聲甚急。重節問：「為誰？」海陵捏作侍嬪取燈聲，以促其開。重節強起，拔去門栓。海陵突入，摟抱接脣。重節欲脫身逃去，海陵力挽就榻中，盤桓一夜，謔浪千般。置阿里虎於不理者將及旬矣。

阿里虎欲火高燒，情煙陡發，終日焦思，竟忘重節之未出宮也。命諸侍嬪偵察海陵之所之。一侍嬪曰：「帝得新人，撇卻舊人矣。」阿里虎驚問道：「新人為誰？幾時取入宮中？」侍嬪答道：「帝幸阿虎重節於昭華宮，娘娘因何不知？」阿里虎面皮紫漲，怒發如火，捶胸跌腳，詬置重節。侍嬪道：「娘娘與之爭鋒，恐惹笑恥。且帝性躁急，禍且不測。」

阿里虎道：「彼父已死，我身再醮，恩義久絕，我怕誰笑話！我誓不與此淫種俱生，帝亦奈我何哉！」侍嬪道：「重節少艾，帝得之勝百斛明珠。娘娘齒長矣，自當甘拜下風，何必發怒。」阿里虎聞謔，愈怒道：「帝初得我，誓不相捨。詎意來此淫種，奪我口食！」

乃促步至昭華宮。見重節方理妝，一嬪捧鳳釵於側。遂向前批其頰，罵道：「老漢不仁，不顧情分，貪圖淫樂，因為可恨！汝小小年紀，又是我親生兒女，也不顧廉恥，便與老漢苟合，豈是有人心的！」重節亦怒罵道：「老賤不知禮義，不識羞恥，明燭張燈，與諸嬪裸逐奪漢，求快於心。我因來朝，踏此淫網，求生不得生，求死不得死，正怨你這老賤，只圖利己，不怕害人，造下無邊惡孽，如何反來打我！」兩下言語不讓一句，扭做一團，結做一塊。眾多侍嬪，從中勸釋。阿里虎忿忿歸宮。重節大哭一場，悶悶而坐。

頃之，海陵來，見重節面帶憂容，兩頰淚痕猶濕，便促膝近前，假其臉問道：「汝有恁事，如此煩惱？」重節沉吟不答。侍嬪道：「昭妃娘娘批貴人面頰，辱罵陛下，是以貴人失歡。」海陵聞之，大怒道：「汝勿煩惱！我當別有處分。」

是日，阿里虎回宮，益嗜酒無賴，詆訾海陵不已。海陵遣人責讓之。阿里虎恬無忌憚，暗以衣服遺前夫南家之子。海陵偵知之，怒道：「身已歸我，突葛速之情猶未斷也！」由是寵衰。

海陵制，凡諸妃位，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，號假廝兒。有勝哥者，身體雄壯若男子，給侍阿里虎本位，見阿里虎憂愁抱病，夜不成眠，知其慾心熾也，乃托宮豎市角先生一具以進。阿里虎使勝哥試之，情若不足，興更有餘。嗣是，與之同臥起，日夕不須與離。

廚婢三娘者，不知其詳，密以告海陵道：「勝哥實是男子，扮作女耳，給侍昭妃非禮。」海陵曾幸勝哥，知其非男子，不以為嫌，惟使人誡阿里虎勿箠三娘。阿里虎怒三娘之泄其隱也，擄殺之。海陵聞昭妃閣有死者，想道：「必三娘也。若果爾，吾必殺阿里虎。」偵之，果然。

是月，為太子光英生月，海陵私忌，不行戮。徒單后又率諸妃嬪為之哀求，乃得免。勝哥畏罪，先仰藥而亡。阿里虎聞海陵將殺己，又見勝哥先死，亦絕粒不食，日夕焚香籲天，以冀脫死。逾月，阿里虎已委頓不知所為。海陵乃使人縊殺之，並殺侍婢三娘者，因此，不復幸昭華宮。出重節為民間妻，後屢召幸，出入昭妃位焉。

柔妃彌勒者，耶律氏之女，生有國色，族中人無不奇之。年□歲，色益麗，人益奇。彌勒亦自謂異於眾人，每每沽嬌誇詡。其母與鄰母善，時時迭為賓主。鄰母之子哈密都盧，年□二歲，丰姿頗美，閒嘗與彌勒兒戲於房中，互相嘲謔，遂及於亂。

說話的，那□二歲的孩兒，和那□歲的女兒，曉得甚麼做作，只無過是頑耍而已，怎麼就說個亂字？看官們有所不知，北方男女，生得長大個儻，容易知事。況且這些騷撻子，幹事不瞞著兒女。他們都看得慣熟了，故此小小年紀，便弄出事來。

光陰荏苒，約摸有一年多光景。一日，也是合當敗露。彌勒正在房中洗浴，忘記上了門門，恰好哈密都盧闖進房來。彌勒忙叫他回去，說：「娘要來看添湯。」那哈密都盧見彌勒雪白身子在那浴盆中，有如玉柱一般，歡喜得了不得，偏要共盆洗浴。彌勒苦不肯容。正在拘執喧鬧，其母突至。哈密都盧乘間逸去。母大怒，將彌勒痛箠戒訓，關防嚴密，再不得與哈密都盧纏綿歡狎。

條經天德二年，彌勒年已逾笄。海陵聞其美也，使禮部侍郎迪鞏阿不取之於汴京。迪鞏阿不者，華言蕭琪也，為彌勒女兒擇特懶之夫，芳年美貌，頗識風情。一見彌勒，心神搖動，懼憚海陵，強自沮遏。不意彌勒久別哈密都盧，欲火甚熾，見迪鞏阿不生得標緻，心裡便有幾分愛他。只是船隻各居，難以通情達意。彌勒遂心生一計，詐言鬼魅相侵，夜半輒喊叫不止。相從諸婢，無可奈何，只得請迪鞏阿不同舟共濟。果爾寂然。從婢實不察其隱衷也。於是眉目相調，情興如火，彼此俱不能過。遇晚，便同席飲食，謔浪無所不至。所以不遽上手者，迪鞏阿不謂彌勒真處子，恐點破其軀，海陵見罪故耳。

一晚，維舟傍岸，大雨傾盆，兩下正欲安眠，忽聞歌聲聒耳。迪鞏阿不慮有穿窬，坐而聽之，乃岸上更夫倡和山歌，歌云：雨落沉沉不見天，八哥兒飛到畫堂前。燕子無窠樑上宿，阿姨相伴姐夫眠。

迪鞏阿不聽見此歌，嘆道：「作此歌者，明是譏諷下官。豈知下官並沒有這樣事情。諺云『羊肉不吃得，空惹一身臊』也！」

嘆息未畢，又聞得窸窣似有人行。定睛一看，只見彌勒踉蹌涼涼，緩步至床前矣。迪鞏阿不驚問：「貴人何所見而來？」彌勒道：「聞歌聲而來，官人豈年高耳聾乎？」迪鞏阿不道：「歌聲聒耳，下官正無以自明，貴人何不安寢？」彌勒道：「我不解歌，欲求官人解一個明白。」迪鞏阿不遂將歌詞四句逐一分析講解。彌勒不覺面赤耳熱，假著迪鞏阿不道：「山歌原來如此，官人豈無意乎？」迪鞏阿不跪於床前，告道：「下官心非木石，豈能無情？但懼主上聞知，取罪不小。」彌勒便擁抱他起來，說道：「我和官人，是至親瓜葛，不比別人。到主上跟前，我自有道理支吾，不必懼怕。」當下兩個興發如狂，就在舟中成其雲雨。但見：

蜂忙蝶戀，弱態難支。水滲露濕，嬌聲細作。一個原是慣熟風情，一個也曾略嘗滋味。慣熟風情的，到此夜盡盪仗倆；略嘗滋味的，喜今番方稱情懷。一個道：「大漢果勝似孩童。」一個道：「小姨又強如阿姊。」一個顧不得女身點破，一個顧不得王命緊嚴。鴛鴦雲雨百年情，果然色膽天來大。

一路上朝歡暮樂，荏苒耽延。道出燕京，迪鞏阿不父蕭仲恭為燕京留守，見彌勒面貌，知非處女，乃嘆道：「上必以疑殺琪矣。」卻不知琪之果有染也。

已而入宮，彌勒自揣事必敗露，惶悔無地。見海陵來，涕交頤下，戰慄不敢迎。海陵淫興大作，遂列燭兩行，命侍嬪脫其衣而淫之。彌勒掩飾不來，只得任其做作。海陵見非處女，大怒道：「迪鞏阿不乃敢盜爾元紅，可惱可恨！」呼宮豎捆綁彌勒，審鞫其詳。彌勒泣告道：「妾□三歲時，為哈密都盧所淫，以至於此，與迪鞏阿不實無干涉。」海陵叱問：「哈密都盧何在？」彌勒道：「死已久矣。」海陵道：「哈密都盧死時幾歲？」彌勒道：「方□六歲。」海陵怒道：「□六歲小女童，豈能巨創汝耶？」彌勒泣告道：「賤妾死罪，實與迪鞏阿不無干！」海陵笑道：「我知道了：是必哈密都盧取汝元紅，迪鞏阿不乘機入彀也。」彌勒頓首無言。

即日遣出宮，致迪鞏阿不於死。彌勒出宮數月，海陵思之，復召入，封為充媛，封其母張氏華國夫人，伯母蘭陵郡君，蕭氏為鞏國夫人。越日，海陵詭以彌勒之命，召迪鞏阿不妻擇特懶入宮，亂之。笑曰：「迪鞏阿不善跳混水，朕亦淫其妻以報之。」進封彌勒為柔妃，以擇特懶給侍本位，時行幸焉。

崇義節度使烏帶之妻定哥，姓唐姑氏，眼橫秋水，如月殿姮娥，眉插春山，似瑤池玉女，說不盡的風流萬種，窈窕千般。海陵在汴京時，偶於簾子下瞧見定哥美貌，不覺魄散魂飛，癡呆了半晌，自想道：「世上如何有這等一個美婦人，倒落在別人手裡，豈不可惜。」

便暗暗著人打聽是誰家宅眷。探事人回覆：「是節度使烏帶之妻，極是好風月有情趣的人，只是沒人近得他。他家中侍婢極多，止有一個貴哥是他得意丫鬟，常時使用的。這貴哥也有幾分姿色。」

海陵就思量一個計策，差人去尋著烏帶家中時常走動的一個女侍詔，叫他到家裡來，與自己篋了個頭，賞他□兩銀子。這女侍詔曉得海陵是個猜刻的人，又怕他威勢，千推萬阻，不敢受這□兩銀子。海陵道：「我賞你這幾兩銀子自有用你處，你不要□分推辭。」女侍詔道：「但憑老爺吩咐。若可做的，小婦人盡心竭力去做就是，怎敢望這許多賞賜？」海陵笑道：「你不肯收我銀子，就是不肯替我盡心竭力做了。你若肯為我做事，日後我還有擡舉你處。」女侍詔道：「不知要婦人做甚麼事？」海陵道：「大街南首高門樓內，是烏帶節度使衙內麼？」女侍詔答道：「是節度使衙。」海陵道：「聞你常常在他家中篋頭，果然否？」女侍詔道：「他夫人與侍婢，俱用小婦人篋頭。」海陵道：「他家中有一個丫鬟叫做貴哥，你認得否？」女侍詔道：「這個是夫人得意的侍婢，與小婦人極是相好，背地裡常常與小婦人東西，照顧著小婦人。」

海陵道：「夫人心性何如？」女侍詔道：「夫人端謹嚴厲，言笑不苟。只是不知為甚麼歡喜這貴哥？憑著他□分惱怒，若是貴哥站在面前一勸，天大的事也冰消了。所以衙內大小人，都畏懼他。」海陵道：「你既與貴哥相好，我有一句話央你傳與貴哥。」女侍詔道：「貴哥莫非與老爺沾親帶故麼？」海陵道：「不是。」女侍詔道：「莫非與衙內女使們是親眷往來，老爺認得他麼？」海陵也說：「不是。」女侍詔道：「莫非原是衙內打發出去的人？」海陵道：「也不是。」女侍詔道：「既然一些沒相干，要小婦人去對他說甚麼話？」

海陵道：「我有寶環一雙、珠釧一對，央你轉送與貴哥，說是我送與他的。你肯拿去麼？」女侍詔道：「拿便小婦人拿去，只是老爺與他既非遠親，又非近鄰，平素不相識，平白地送這許多東西與他。倘他細細盤問時，叫小婦人如何答應？」海陵道：「你說得有理，難道教他猜啞謎不成？我說與你聽，須要替我用心委曲，不可亂事。」女侍詔道：「吩咐得明白，婦人自有處置。」

海陵道：「我兩日前在簾子下看見他夫人立在那裡，□分美貌可愛，只是無緣與他相會。打聽得他家，只有你在裡面走動。夫人也只歡喜貴哥一人。故此賞你銀子，央你轉送這些東西與他，要他在夫人跟前通一個信兒，引我進去，博他夫人一齊恩愛。」女侍詔道：「偷寒送暖，大是難事，況且他夫人有些古怪兜搭，婦人如何去做得？」海陵怒道：「你這老虔婆，敢說三個不去麼？我目下就斷送你這老豬狗！」

只這一句，嚇得女侍詔毛髮都豎了，抖做一團道：「婦人不說不去，只說這件事，必須從容緩款，性急不得。怎麼老爺就發起惱來？」海陵道：「我如今也不惱你了。只限你在一個月內，要圓成這事，不可□分怠緩。」

女侍詔唯唯連聲，跑到家中，算計了一夜，沒法入腳。只得早早起來，梳洗完畢，就把寶環珠釧藏在身邊，一逕走到烏帶家中。

迎門撞見貴哥。貴哥問道：「今日有何事？來得恁早？」女侍詔道：「有一個親眷，為些小官事，有兩件好首飾，托我來府中變賣些銀兩，是以早來。」貴哥道：「首飾在哪裡？我用得的麼？」女侍詔道：「正是你們用得得的，你換了他的倒好。」貴哥道：「要幾貫錢？拿與我看一看。」女侍詔道：「到房中才把與你看。」

貴哥引他到了自家房內，便向廚櫃裡搬些點心果子請他吃，問他討首飾看。那女侍詔在身邊摸出一雙寶環放在桌子上，那環上是四顆祖母綠鑲嵌的，果然耀日層光，世所罕見。貴哥一見，滿心歡喜，便說：「他要多少銀子？」女侍詔道：「他要二千兩一隻，四千兩一雙。」貴哥舔舌道：「我只說幾貫錢的東西，我便兌得起。若說這許多銀子，莫說我沒有，就是我夫人一時間也拿不

出來，只好看看罷。」又道：「待我拿去與夫人瞧一瞧，也識得世間有這般好首飾。」

女待詔道：「且慢著！我有句話與你說個明白，拿去不遲。」貴哥道：「有話盡說，不必隱瞞。」女待詔道：「我承你日常看顧，感恩不盡。今日有句不識進退的話，說與你聽，你不要惱我，不要怪我。」貴哥道：「你今日想是風了。你在府中走動多年，那一日不說幾句話，怎的今日說話我就怪你，惱你不成？你說！你說！」女待詔道：「這環兒是一個人央我送你的，不要你的銀子。還有一雙珠釧在此。」連忙向腰間摸出珠釧，放在桌子上。

貴哥見了，笑道：「你這婆子說話真個風了！我從幼兒來在府中，再不曾出門去，又不曾與佝人相熟，為何有人送這幾千兩銀子的首飾與我？想是那個要央人做前程，你婆子在外邊，指著我老爺的名頭，說騙他這些首飾，今日露出馬腳，恐怕我老爺知道，你故此早來府中說這話騙我？」女待詔道：「若是這般說，我就該死了。你將耳朵來，我悄悄說與你聽。」貴哥道：「這裡再沒有人來聽的，你輕輕說就是了。」

女待詔道：「這寶環珠釧，不是別人送你的，是那遼王宗幹第二世子，現做當朝右丞，領行臺尚書省事完顏迪古老爺，央我送來與你的。」貴哥笑道：「那完顏老爺不是那白白淨淨、沒鬚鬚的俊官兒麼？」女待詔道：「正是那俊俏後生官兒。」貴哥道：「這到希奇了！他雖然與我老爺往來，不過是人情體面上走動，既非府中族分親戚，又非通家兄弟，並不曾有杯酌往來。若說起我，一面也不曾相見，他如何肯送我這許多首飾？」

女待詔道：「說來果忒希奇，忒好笑！我若不說，便不是受人之托，終人之事；我若輕輕說出來，連你也吃一個大驚。」貴哥笑道：「果是怎麼事情？你須說個明白。」

女待詔才定了喘息，低了聲音，附著貴哥耳朵說道：「數日前，完顏右丞在街上過，恰好你家夫人立在簾子下面，被他瞧見了。他思量要與你夫人會一會兒，沒個進身的路頭。打聽得只有你在夫人眼前說得一句話，故此央我拿這寶環珠釧送與你，要你做個針兒將線引。你說希奇也不希奇，好笑也不好笑！」

貴哥道：「癩蝦蟆躲在陰溝洞裡指望天鵝肉吃，忒差做夢了！夫人好不兜搭性子！侍婢們誰敢在他跟前道個不字？莫說眼生面不熟的人要見他，就是我老爺與他做了這幾年夫妻，他若不歡喜時，等閒不許他近身。怎麼完顏右丞做這個大春夢來！」女待詔道：「依你這般說，大事成不得了。我依先拿這環釧送還了他，兩下撒開，省得他來絮聒。」

那貴哥口裡雖是這般回覆，恰看了這兩隻好環釧，有些脈黃地黑，心下不割捨得還他，便對女待詔道：「你是老人家，積年做馬泊六的主子，又不是少年媳婦，不曾經識事的，又不是頭生兒，為何這般性急？凡事須從長計較，三思而行。世上哪裡有一鐵掘個井的道理？」女待詔道：「不是我性急，你說的話，沒有一些兒口風，教我如何去回覆右丞。不如送還了他這兩件首飾，倒得安靜。」

貴哥道：「說便是這般說，且把這環釧留在我這裡，待我慢慢地看覷個方便時節，蹤探一個消息回話你。若有得一線的門路，我便將這物件送了夫人。你對右丞說，另拿兩件送我何如？」女待詔道：「這個使得。只是你須要小心在意，緊差緊做，不可丟得冰洋了。我過兩三日就來討個消息，好去回覆右丞。」說畢，叫聲聒躁去了。

貴哥便把這東西，放在自己箱內，躊躇算計，不敢提起。

一夕晚，月明如畫，玉宇無塵。定哥獨自一個坐在那軒廊下，倚著欄杆看月。貴哥也上前去，站在那裡，細細地瞧他的面龐。果是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只是眉目之間，覺道有些不快活的意思。便猜破他的心事八九分，淡淡的說道：「夫人獨自一個看月，也覺得淒涼，何不接老爺進來，杯酒交歡，同坐一看，更熱鬧有趣。」

定哥皺眉，答道：「從來說道人月雙清。我獨自坐在月下，雖是孤零，還不辜負了這好月。若接這腌臢濁物來，舉杯邀月，可不被嫦娥連我也笑得俗了！」貴哥道：「夫人在上，小妮子蒙恩擡舉，卻不曉得怎麼樣的人叫做趣人，怎麼樣的叫做俗人？」定哥笑道：「你是也不曉得，我說與你聽。日後揀一個知趣的才嫁他，若遇著那般俗物，寧可一世沒有老公，不要被他污辱了身子。」貴哥道：「小妮子望夫人指教。」

定哥道：「那人生得清標秀麗，個個脫灑，儒雅文墨，識重知輕，這便是趣人。那人生得醜陋鄙猥，粗濁蠢惡，取憎討厭，齷齪不潔，這便是俗人。我前世裡不曾修得，如今嫁了這個濁物，那眼裡看得他上！倒不如自家看看月，倒還有些趣。」貴哥道：「小妮子不知事，敢問夫人，比如小妮子，不幸嫁了個俗丈夫，還好再尋個趣丈夫麼？」定哥哈哈的一笑了一聲道：「這妮子倒說得有趣！世上婦人只有一個丈夫，那有兩個的理？這就是偷情，不正氣的勾當了。」貴哥道：「小妮子常聽人說有偷情之事，原來不是親丈夫就叫偷情了。」定哥道：「正是！你他日嫁了丈夫莫要偷情。」

貴哥苦笑說道：「若是夫人包得小妮子嫁得個趣丈夫，又去偷甚麼情！倘或像夫人今日，眼前人不中意，常常討不快活吃，不如背地裡另尋一個清雅文物，知輕識重的，與他悄悄地往來，也曉得人道之樂。終不然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，就只管這般悶昏昏過日子不成？那見得那正氣不偷情的就舉了節婦，名標青史？」

定哥半晌不語，方才道：「妮子禁口，勿得胡言！恐有人聽得，不當穩便。」貴哥道：「一府之中，老爺是主父，夫人是主母，再無以次做得主的人。老爺又趁常在府中。夫人就真個有些小做作，誰人敢說個不字！況且說話之間，何足為慮。」

定哥對著月色，嘆了一口氣，欲言還止。貴哥又道：「小妮子是夫人心腹之人，夫人有甚心話，不要瞞我。」定哥道：「你方才所言，我非不知。只是我如今好似籠中之鳥，就有此心，眼前也沒一個中得我意的人，空費一番神思了。假如我眼裡就看得一個人中意，也沒個人與我去傳消息，他怎麼倒得這裡來？」貴哥道：「夫人若果有得意的人，小妮子便做個紅娘，替夫人傳書遞柬，怎麼夫人說沒人敢去？」定哥又迷迷的笑一聲，不答應他。

貴哥轉身就走。定哥叫住他道：「你往哪裡去？莫不是你見我不答應，心下著了忙麼？我不是不答應，只笑你這個小妮子，說話倒風得有趣。」貴哥道：「小妮子早間拾得一件寶貝，藏在房裡，要去拿來與夫人識一識寶。」定哥道：「怎麼寶貝？哪裡拾得來的？我又不是識寶的三叔公。」

貴哥也不回言，忙忙的走回房中，拿了寶環珠釧，遞與定哥，道：「夫人，這兩件首飾，好做得人家的聘禮麼？」定哥拿在手裡看了一回道：「這東西哪裡來的？果是好得緊。隨你怎麼人家下聘，也沒這等好首飾落盤。除非是皇親國戚、駙馬公侯人家，才拿得這樣東西出來。你這妮子如何有在身邊？實實的說與我聽。」貴哥道：「不敢瞞夫人說，這是一個人央著女待詔，來我府裡做媒，先行來的聘禮。」定哥笑道：「你這妮子真個害風了！我無男無女，又沒姑娘小叔，女待詔來替那個做媒？」貴哥道：「他也不說男說女，也不說姑娘小叔。他說的媒遠不遠千里，近只在目前。」定哥道：「難道女待詔來替你做媒？」貴哥道：「小妮子那得福來消受這寶環珠釧？」定哥道：「難道替侍女中那一個做媒不成？算來這些妮子，一發消受不起了。」

貴哥道：「使女們如何有福消受這件？只除是天上仙姬、瑤臺玉女，像得夫人這般人物，才有福受用他。」定哥笑道：「據你這般說，我如今另尋一個頭路去做新媳婦，作與女待詔做個媒人，你這妮子做個從嫁罷。」貴哥跪在地上道：「若得夫人作成女待詔，小妮子情願從嫁夫人。」

定哥又嘻嘻地笑了一聲，把貴哥打一掌道：「我一向好看你，你今日真真害風，說出許多風話來！倘若被人聽見，豈不連我也沒了體面？」貴哥道：「不是妮子胡言亂道，真真實實那女待詔拿這禮物來聘夫人。」

定哥柳眉倒豎，星眼圓睜，勃然怒道：「我是二品夫人，不是小戶人家、孤孀殘婦，他怎敢小覷我，把這樣沒根蒂的話，來奚落我！明日對老爺說，著人去拿他來，拷打他一番，也出這一口氣。」貴哥道：「夫人且莫惱怒，待小妮子悄悄地說出來，鬥夫人一場好笑。俗語云：『不說不笑，不打不叫。』只怕小妮子說出來，夫人又笑又叫。」

定哥一向是喜歡貴哥的。大凡有事發怒，見了貴哥，就解散了，何況他今日自家的言語唐突，怎肯與他計較，故此順口說道：

「你說我聽。」那一腔怒氣直走到爪哇國去了。

貴哥道：「幾日前頭有一個尚書右丞，打從俺府門首經過，瞧見夫人立在簾子下面，生得嬌嬌美艷，如毛嬙、飛燕一般。他那一點魂靈兒就掉在夫人身上。歸家去，整整昏迷痴想了兩日，再不得湊巧兒遇見夫人。因此，上托這女待詔送這兩件首飾與夫人，求夫人再見一面。夫人若肯看顧他，便再在簾子下與他一見，也好收他這兩件環釧。況這個右丞，就是那完顏迪古，好不生得聰俊灑落，極是有福分的官兒！算來夫人也曾瞧見他來？」

定哥回嗔作喜道：「莫不是常來探望老爺的那少年官兒麼？生得倒也清俊文雅。只是這個人心性是不常的。」貴哥哈哈的笑道：「從來相面的先生，與人對坐著半日，從頭看到腳下，又相手摸腰，還只知面不知心。夫人略瞧右丞一瞧，連心都瞧見了，豈不是兩心相照？」定哥道：「丫頭莫要嚷！我且問你，那女待詔怎麼樣對你說？你怎麼樣回話那女待詔？」

貴哥道：「那女待詔是個老作家，恐怕一句說出來，惹是非到了身上，便伸進吐出，團團圈圈，遠遠地說將來。我說：『老婆子，你不消多說了，以定是有那個人兒看上了我家夫人，你思量做個馬六甲，何苦扯扯拽拽，排佈這個大套子？』那女待詔便拍手拍腳的笑起來，說道：『好個乖侄姐姐！像似被人開過聰明孔了，一猜就猜著。』被小妮子照臉一口啐，唾罵他道：『老虔婆，老花娘！你自沒廉恥，被千人萬人開了聰明孔，才學得這篋頭生意。我是天生天化，踏著尾巴頭便動的，那個和你這虔婆取笑！』那女待詔道：『好姐姐，你不須發惱，我不過是趁口取笑你，難道你這般決烈索性的姐姐，身邊就肯添個影人兒。』小妮子道：『你這般說，且饒你去。不許在此胡纏！』那女待詔又道：『我特為著夫人來，被你搶白這一頓，怎麼教我就去了？你且把夫人平日的性格說說我聽。我是劈面相、聞聲相、揣骨相、麻衣相、達磨相，一下裡就知道他的心事了。』小妮子便道：『若問別樣心事，我實不曾曉得。若說我夫人，正色治家，嚴肅待眾，見我們，一些笑容也是沒有的，誰敢在他眼前把身子側立立兒？』那女待詔道：『若依這般說，就恭喜賀喜，我這馬六甲穩穩地做成了。』小妮子道：『你這般胡嘲亂講！莫不惹得打下載來！』他道：『我是依著相書上相來的。』小妮子道：『相書上那一本有如此說話？』他道：『俗語說得好！嬉嬉哈哈，不要惹他；臉兒狠狠，一問就肯。』」

定哥正呷著一口茶，聽見貴哥這些話，不覺笑了一聲，噴茶滿面，罵道：「這虔婆，一味油嘴，明日叫他來，打他幾個耳聒子才饒他！」說罷話時，鑪煙已盡，織女橫斜，漏下二鼓矣。

貴哥伏侍定哥歸房安置，就問道：「這兩件寶貝放在哪裡好？」定哥道：「且放在我首飾箱內，好好鎖著。」貴哥依言收拾不題。

恰說貴哥得了定哥這個光景，心中揣定有八九分穩的事，也安眠了一夜。

到次日清晨，定哥在妝閣梳理，貴哥站在那裡伏侍他。看見他眉眼欣欣，比每日歡喜的不了，便從傍插一嘴道：「夫人，今日為何不著人去，叫那虔婆來打他一頓？」定哥笑道：「且從容，那婆子自然來。」貴哥道：「不是小妮子性急，實是氣那老虔婆不過！」定哥道：「當怒火炎，惟忍水制，你不消性急。」貴哥又悄悄道：「大凡做事，只該一促一成。倘或夜長夢多，這般一個標緻人物，被人擄上了，那時便遲了。」定哥道：「他自標緻，要他做怎麼？」貴哥道：「不是小妮子多言，老爺常常不在家，夫人獨自一個，頗是淒冷。小妮子又要溺尿，搯不得夫人的腳。待這標緻人來替夫人搯一搯，也強如冬天用湯婆子，夏天用竹夫人。」定哥道：「丫頭多嘴，我不要你管！」貴哥道：「小妮子蒙夫人擡舉，故替夫人耽憂。怎麼說個管著夫人？」

定哥也不答應他的說話，向身邊鈔袋內摸出□兩一錠的銀子，遞與貴哥道：「我把這銀子賞賜你，拿去打一雙鐲兒戴在臂膊上，也是伏侍我一場恩念。你不可與眾人知道。」貴哥叩頭接了銀子，對定哥道：「一絲為定，萬金不移。夫人既酬謝了媒婆，媒婆即著人去尋女待詔，約那人晚上到府中來。」

定哥掩口胡盧道：「黃花女兒做媒，自身難保！世間那有未出嫁的媒婆？」貴哥道：「虔婆也是女兒身，難道女兒就做不得虔婆？」定哥又笑道：「你說話真個乖巧好笑！只是人生路不熟，羞答答的，怎好去約他？」貴哥道：「別的事怕羞，這事兒只有小妮子、女待詔知道，怕怎麼羞！俗語道得好：『羞一羞，抽一抽，羞兩羞，抽兩抽。只顧羞，只顧抽。若不羞，便不抽。』」定哥道：「好女兒，你怎麼學得這許多鬼話兒在肚裡？」

兩個一遞一句，說得梳妝事畢。貴哥便走到廳上，吩咐當值的：「去叫女待詔來。夫人要篋頭紋面。」當值的道：「夫人又不去燒香赴筵席，為何要紋面？」貴哥道：「夫人面上的毛，可是養得長的，你休多管閑事！」當值的道：「少刻女待詔來，姐姐的毛一發央他紋一紋，省得養長了拖著地。」貴哥啐了一聲，進裡面去了。

不移時，女待詔到了。見過定哥。定哥領他到妝閣上去篋頭，只叫貴哥在傍伏侍，其餘女使一個也不許到閣兒上來。

女待詔到得妝閣上頭，便打開傢伙包兒，把篋箕一個個擺列在桌子上，恰是一個大梳、一個通梳、一個掠兒、四個篋箕，又有剔子、剔帚、一雙簪子，共是□一件傢伙。才把定哥頭髮放散了，用手去前前後後、左邊右邊搨摸，捏了一遍，才把篋箕篋上兩三篋箕。

貴哥在傍，把嘴一努，那女待詔就知其意，順口兒開科說道：「夫人，頭垢氣色及時，主有喜事臨身。」貴哥插嘴道：「應在幾時得喜？」女待詔道：「只在早晚之間，主有非常喜慶。」定哥道：「朝廷沒有草恩，我又不討封贈，有怎麼非常的喜事？」女待詔道：「該有個得活寶的喜氣。」貴哥插嘴道：「除了西洋國出的走盤珠，緬甸國出的緬鈴，只有人纔是活寶。若說起人時，府中且是多得緊，夫人恰是用不著的。你說怎麼活寶不活寶？」女待詔道：「人有幾等人，物有幾等物，寶有幾等寶，活也有幾等活。你這姐姐只好躲在夫人跟前拆白道線，喝五吆三，那曾見希奇的活寶來？」

定哥心中雖是熟燥得緊，只是口裡說不出來。貴哥又問女待詔道：「你今日來篋頭，還是來獻寶？」定哥便把女待詔推了一推道：「小妮子多嘴饒舌，你莫聽他！」貴哥便向女待詔睨了一眼。女待詔道：「要活寶時盡有，只怕夫人不用。」貴哥道：「夫人正用得著這活寶。」定哥道：「還不噤聲！誰許你多說？」貴哥道：「我站在此，禁不住口。我且站遠些個。」說罷，洋洋的走過一邊。

定哥便道：「婆子，我且問你，那人幾時見我來？有恁話對你說？你怎麼大膽就敢替他來誘騙我？」女待詔道：「夫人勿罪！待老婆子細細告訴夫人。這個月那一日，夫人立在朱簾下邊，瞧看那往來的人。恰好說的那人，打從府門過，看見夫人容貌，便嘆道：『天下怎麼有這等一個美人，倒被別人娶了去，豈不是我沒福！』」定哥笑道：「這不是那人沒福？」貴哥聽得，又走來插嘴道：「不是那人沒福，是誰沒福？」女待詔道：「是我婆子沒福。」貴哥道：「怎麼是你沒福？」女待詔道：「若是夫人不曾出閣，我去對那人說，做上一頭媒，豈不賺那人百□兩媒錢？」貴哥道：「夫人倒肯作成你撰百□兩銀子，只怕那人沒福受享著夫人。」定哥道：「他派演天漢，官居右相，哪裡少金銀□二，粉黛成行，說他沒福！看來倒是我沒福！」女待詔道：「夫人，乾淨識得人。只是那人情重，眼睛裡不輕意看上一個人。夫人如何得沒福！」一邊說，一邊篋頭。

三個人說得火滾般熱，竟沒了一些避忌。這定哥歡天喜地，開箱子取出一套好衣服，□兩雪花銀，賞與女待詔，道：「婆子，今日篋得頭好，權賞你這些東西。我日後還要重重酬你。」女待詔千恩萬謝，收藏過了，才附著定哥耳朵說道：「請問夫人，還是婆子今日去約那人來？還是明日去約他？」定哥面皮通紅，答應不出。貴哥道：「老虔婆做事顛倒，說話好笑！今日是一個黃道大吉日，諸樣順溜的。況且那人，數日前就等的回覆，他心裡好不急在那裡。你如今忙忙去約他晚上來，他還等不得日落西山，月升東海，怎麼說個明日？」定哥笑道：「痴丫頭，你又不曾與那人相處，幾時怎麼連他的心事先瞧破來？」貴哥道：「小妮子雖然不曾與那人相處，恰是穿鐵草鞋，走得人的肚子過。」

定哥又冷笑了一聲，低頭弄著裙帶子。女待詔道：「婆子如今去約那人。夫人把恁麼物件為信？」貴哥將定哥一枝鳳頭金簪拿在手中，遞與女待詔。那簪兒有何好處：

葉子金出自異邦，色欺火赤；細抽絲攢成雙鳳，狀若天生。頂上嵌貓兒眼，閃一派光芒，沖霄輝日；口中銜金剛鑽，垂兩條珠結，似舞如飛。常縮青絲，好像烏雲中赤龍出現；今藏翠袖，宛然九天降丹詔前來。這女待詔將著這一件東西，明是個消除孽障救苦天尊，解散相思五瘟使者。

貴哥把簪兒遞與女待詔道：「這個就是信物了。」定哥笑道：「這妮子好大膽，擅動我的首飾！」貴哥笑道：「小妮子頭一次大膽，望夫人饒恕則個。」定哥道：「饒你，饒你！」

女待詔歡天喜地，接著簪兒出門，一逕跑到海陵府中。海陵正坐在書房裡面。女待詔便走到那裡，朝著海陵道：「老爺恭喜，老爺賀喜！」海陵道：「我託你的事，如今已是七八日了，我正在此惱你。你今日來賀怎麼喜？」女待詔道：「老婦人如今不做待詔了，是一個檄定三秦扶炎劉的韓信、臨潼門寶尊周室的子胥，懷揣令旨兵符來救那困圍城的烈丈夫，怎麼還說個惱字！」海陵欣欣然道：「早知你幹成了功勞，卻是錯怪了也。」

那女待詔把前前後後的話，細細陳說了一遍，才向袖中取出那同心結的鳳頭簪兒，遞與海陵道：「這便是皇王令旨、大將兵符，一到即行，不許遲滯。」

歡喜得那海陵滿身如蟲鑽風咬，皮燥骨輕，坐立不牢，道：「這事虧著你了。只是我什麼時候好去？從那一條路入腳？」女待詔道：「黃昏時候，老爺把幅巾籠了頭，穿上一件緇衣，只說夫人著婆子請來宣卷的尼姑，從左角門進去，萬無一失。」海陵笑道：「這婆子果然是智賽孫吳、謀欺陸賈，連我也走不出這個圈套了。」忙取銀二兩賞他。女待詔道：「前日送與貴哥的寶環珠釧，貴哥就送與夫人作聘禮了。老爺今晚過去，須索另尋兩件去送與他。」海陵道：「環兒釧子，我還有兩對，比前日的更好，原留著送夫人的。夫人既收了那兩對，我晚上另帶這兩對去送與他。你須先和他約會一個端正，後頭好常常來往。」

女待詔應允，去見定哥，把海陵的說話回覆了一遍。定哥滿面堆下笑來，叫貴哥送他出門，囑咐道：「師父早些來。」

女待詔一頭走，悄悄地對貴哥說：「完顏老爺再三囑謝你，說晚上另有環兒釧子送你，比前日又好。你須要溫存撫惜他，不要只推在夫人身上。」貴哥啐了一聲，道：「好一個包前包後的馬六。」兩下散去。

看看天色晚了，定哥便吩咐前後關門，男婦各歸房去。大小侍婢俱各早早歇息，不許東穿西走，只留貴哥一個在房伏侍。不覺譙樓鼓響，遠寺鐘鳴。

這海陵瞞了徒單夫人，一個從人也不帶著，獨自一個走到女待詔家中，敲門叫道：「待詔在否？」只見女待詔提了一盞小燈籠，走將出來開門。看見海陵黑魃魃的獨立在街上，便道：「請進來，坐坐去。」海陵道：「這是甚麼時候了，還說坐坐？」女待詔道：「譬如他那裡還不招架子，怎的這般性急？」海陵笑了聲，拽了手就走。女待詔道：「放尊重些，不要連婆子也取笑。」

兩個提著這盞小燈籠，遮遮掩掩，走到烏帶府衙角門首，輕輕敲上一下。那裡面走出一個丫鬟，也拿了一碗小紗燈兒，迎門相叫。海陵走進門去，丫鬟便一地里拴上了門。女待詔扯扯海陵道：「顏師父，這個便是貴哥姐姐。」海陵聽了女待詔話，便千揖萬揖，謝了貴哥，又在袖子裡取出兩雙環共釧，與他道：「屢勞姐姐費心，這物件權表寸心，望姐姐勿嫌輕薄。」女待詔從旁攬攬道：「老爺仔細看一看，不要錯認了。若論這般一個好姐姐，就受老爺這聘禮，也不為過。」海陵笑道：「原蒙姐姐錯愛，才敢唐突。若論小生這般人物，豈不辱莫了姐姐？」女待詔道：「老爺不必過謙，姐姐不要害怕。你兩個何不先吃個合盃兒？」海陵道：「婆婆說得極是。只是酒在哪裡？杯兒在哪裡？」

女待詔拚著他兩個的頭道：「好個不聰明的老爺，杯兒就在嘴上，好酒就在嘴裡。你兩個香噴噴、美甜甜啣一個嘴，就是合盃杯了。」海陵道：「果是小生呆蠢，見不到此。」便摟著貴哥，要與他做嘴。那貴哥扭頭捏頸，不肯順從。被海陵攔腰抱住，左湊右湊。貴哥拗不過，只得做了個肥嘴。海陵就用出那水磨的工夫，啞啞咬咬，多時還不放鬆。女待詔笑道：「好姐姐，酒便少吃些，莫要貪杯吃醉了，撒酒風。」海陵便照女待詔肩胛上拍一下道：「老虔婆，一味胡言，全不理論正事。」

三個人說說道道，走到定哥房中。只見燈燭輝煌，杯盤羅列，珍羞畢備，水陸兼陳。恰便似：

會親見禮，男男女女鬥新妝；慶喜芳筵，色色般般堆美品。

海陵近前下拜，定哥慌忙答禮，分賓主坐下。女待詔道：「今日該坐床、撤帳。你兩個又不是親家翁，如何對面坐著？」拖定哥過來，坐在海陵身邊。

貴哥嘻嘻地笑道：「你才做媒婆，又做攬扶婆了。」海陵道：「這個叫做一當兩，大家免思想。」他兩個並肩同坐，一遞一杯，席前各敘相慕之意。女待詔坐在傍邊，左斟右勸。貴哥捧著酒壺，立在椅子背後，看他們調情鬥口，覺得臉上，熱了又冷，冷了又熱。

約莫酒至半酣，女待詔道：「歡娛夜短，寂寞更長，早結同心，莫教錯過。」便收拾過酒饌几案，拽上了門關，自和貴哥去睡了。他兩個攜歸羅帳，各逞風流。解扣輕摹，卸衣交頸。說不盡百媚千嬌，魂飛魄蕩。正是：

春意滿身扶不起，一雙蝴蝶逐人來。

顛倒約有兩個更次，還像鯉膠一般，不肯放開。兩個狂得無度，方才合眼安息。那女待詔也鼾鼾的睡著不醒。

只有貴哥一個聽他們一會，又走起來暖他們一會，耳聞目擊，這許多侮弄的光景，弄得沒情沒緒，輾轉無聊，眼也合不上。看看譙樓上鐘鳴漏盡，畫角高吹，貴哥只得近前叫道：「雞將鳴矣，請早起身，以圖再會。」

海陵從夢中爬起來，披衣就走。定哥也披了衣服，要送海陵。海陵叫他將息，不要他起來。定哥吩咐貴哥：「好好送爺出去，你就進來。」貴哥便拿了燈，悄悄地一重重開了門送海陵。

海陵走得幾步，見側邊一間廂房淨蕩蕩沒有人，便摟住貴哥求歡。貴哥道：「夫人極是疑心重的，我進去得遲，他豈不怪？」海陵道：「你是有功之人。夫人也要酬謝你的，定不作酸。」

一頭說，一頭就抱了貴哥走進廂房。恰好有舊椅子一張靠著壁，海陵就那椅子上，與貴哥行事。原來貴哥年紀只得五六歲，烏帶雖是看上他，幾番要偷摸他，怕著定哥，不曾到手。他只曉見定哥與海陵這般恩愛，只道怎地快樂，所以欣然相就。不道初時如此疼痛，連聲告饒。海陵亦愛惜他，不敢恣意，卻又捨不得放手，摩弄多時，才出角門而去。

卻說定哥見貴哥送海陵去，許久不轉，疑有別事，忙忙的潛蹤躡足，立在角門裡等他。見他慢慢地轉來，便將身子影在黑地裡，聽他說些甚話。只見他一路關門，口裡喃喃的說道：「這椿事有甚好處，卻也當一件事去做他，真是好笑。」一頭說，一頭笑，望房裡走，只道沒人聽見。

不料定哥影著身子，跟著他走到房裡。轉身去關房門，才看見定哥立在房門外，嚇了一跌，羞得當不得。定哥扶他起來道：「你和他幹得好事，我都瞧見了。」貴哥道：「並不幹甚麼事。」定哥道：「你賴到哪裡去？若是別一個，我實是容不得。他是你引進來的，果然不比我那濁物。如今正要和他來往，難道倒多你不成？只是，你日後不要僭我的先頭。」貴哥道：「小妮子安敢僭先。只望夫人饒恕！」說畢，大家歡歡喜喜，坐到天明。不題。

從此以後，海陵不時到定哥那裡，通宵作樂。貴哥和定哥兩個，就像姐妹一般，不相嫌忌。漸漸的，侍女們也都知道，只是不敢管他的事。所不知者，烏帶一人而已。

光陰似箭，約摸著往來有數個月。海陵是漁色的人，又尋著別個主兒去弄，有好一程不到定哥這裡。這定哥偷垂淚眼，懶試新妝，冷落淒涼，埋怨懊悔，叫貴哥著人去尋女待詔，要他寄個信兒與海陵，催他再來。那女待詔又病倒在床上，走來不得。定哥捺不住那春心鼓動，慾念牢騷，過一日有如一年，見了烏帶就似眼中釘一般，一發惹動心中煩惱，沒法計較。

家奴中有個閻乞兒，年不上二，且是生得乾淨活脫。定哥看上了他，又怕貴哥不肯，不敢開言。湊著貴哥往娘家去了，便輕移蓮步，獨自一個走到廳前，只做叫閻乞兒吩咐說話，就與他結上了私情。怎見得私情好處？

一個是幽閨乍曠，一個是女色初侵。幽閨乍曠，有如餓虎擒羊；女色初侵，好似蒼鷹逐兔。鴛鴦枕上，羅襪縱橫；裴翠衾中，雲鬢散亂。定哥許多欲為之興趣，此際方酬；乞兒一段鏖戰之精神，今宵畢露。惟願同心天地老，何妨暮暮與朝朝。

如此往來，非止一夜。一日，貴哥回來，看見定哥容顏，不似前番愁悶，便問：「那人是幾時來的？」定哥道：「那人何嘗肯來？不是跳槽，決是奉命往他方去了。我日夜在此想你、怨你，你為何今日才回？」貴哥道：「夫人如何是想我？如何是怨我？」定哥道：「虧你引得那人來，這便是想你；那人如今再不來，這便是怨你。」貴哥見定哥這樣說話，心中有七八分疑惑，只是不敢問。停不移時，定哥叫貴哥到房中，要對他說些恁麼話，卻又臉紅了不說，半吞半吐的束住了嘴。

貴哥立了一會，只得問道：「夫人呼喚小妮子來，畢竟要吩咐些話，怎的又不開口？」定哥嘆口氣道：「你去的這幾日，我惹下一樁事在這裡，要和你商議，故此叫你來。及至你到我跟前，我又說不出了。」貴哥道：「夫人平日沒一句話不對小妮子說的，怎麼今日這般含糊疑慮？」定哥道：「我不好說得，我受了乞兒的虧。」貴哥道：「乞兒不過是抄化無賴的人，受了他虧，夫人若肯饒他，便不打緊。若不肯饒他，著當值的送到五城兵馬司，打他一頓板子，重重的枷，枷示他兩三個月，就出氣了。」定哥道：「不是這個乞兒，所以要和你計較一個長便。」貴哥道：「不是這個乞兒，卻是那個乞兒？」

定哥道：「是家中的閻乞兒。」貴哥道：「若是閻乞兒衝激了夫人，一發好懲治的了。夫人自己不耐煩打他，也不消送官府，只待老爺回來，著著實實的打他幾百，趕逐他離了府門，就夠了，有恁麼長便短便要計較的？」

定哥附著貴哥的耳朵道：「不是這般說話。數日前我被閻乞兒強姦了，不好對別個說得，只等你回來，和你商議一個長便。」貴哥笑道：「府中規矩，從來不許男子擅入中堂。便是那人來，也有個女侍詔做牽頭，小妮子做腳力，才走得進來。這狗才怎的敢闖進繡房，強姦夫人？真是夫人受虧了。這狗才的膽，不知是怎麼樣大的。但不知他是日間闖來的，是夜間闖來的？」定哥的臉，紅了又白，白了又紅，羞慚滿面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是夜裡進來的。」貴哥笑道：「據夫人說來，是和姦，不是強姦了。不要說乞兒有罪，連夫人也有個罪了。」定哥道：「我睡著在床上，不知他怎地走將進來把我騙了。」

貴哥笑道：「這狗才倒是個啄木鳥。」定哥也笑道：「他怎的是個啄木鳥？」貴哥道：「小妮子聞得那啄木鳥，把尖嘴在那樹上畫了幾畫，搖了幾搖，那樹木裡頭的蟲蟲兒，自然鑽出來，等這鳥兒吃。夫人的房門謹謹拴上的，房門又有侍妾們相伴著，不知這狗才，把甚的在夫人門上，畫得幾畫，搖得幾搖，夫人的房門就自開了？豈不是個啄木鳥？」

定哥笑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又來取笑。我實實與你說，那人許久不來，我心裡著實怨他。你又不在家中，沒有一個知我心的，我冷落不過，故此將就容納了乞兒。你如今既回來，我就斷絕了他，再不許他進來就是。」貴哥道：「蕭何律法，和姦也合杖開。夫人這說話，正合著律法，但憑夫人自家裁處。只怕那蟲兒不肯幹，又要鑽出來湊著。」他兩個正在說話，當值的報說烏帶回來。大家驚得面如土色，忙忙出去迎接。不在話下。

當時定哥雖對貴哥說了這一番，心中卻不捨得斷絕乞兒，依先暗暗地趕著空兒幹事。只不敢通宵作樂。貴哥明知其事，也只做不知，不去參破他。婢中有個小底藥師奴，一日撞遇定哥和乞兒在軒廊下說話，跑來告訴貴哥。貴哥叮囑他，叫他不要多管，惹夫人責罰。故此小底藥師奴也不對人說。乞兒常常來撩撥貴哥，要圖貴哥打做一家。貴哥只是不理他。

一日，乞兒張著眼錯把貴哥一把攔住了要咬嘴，被貴哥罵道：「你這狗才，身上惹下了凌遲的罪兒，還不知死活，又來撩我。我說出來時，只怕你這狗才死無葬身之地。」那乞兒吃了這一場搶白，暗暗對定哥說，才絕了這個念頭，再不敢來詭弄貴哥。

後來海陵即了大位，烏帶還做崇義節度使。每遇元會生辰，使家奴葛魯、葛溫詣闕上壽。定哥亦使貴哥候問兩宮太后起居。海陵一見貴哥，就想起昔日的情意，因貴哥傳語定哥道：「自古天子亦有兩后者，能殺汝夫以從我，當以汝為后。」

貴哥歸，具以海陵言告定哥。定哥笑道：「少時醜惡事已可恥，今兒女已成立，豈可更為此事，以貽兒女羞？」蓋與閻乞兒相得，不忍捨之也。海陵聞其言，又使人對定哥說道：「汝不忍殺汝夫，我將族滅汝家。」定哥大恐，乃以子烏答補為辭，說：「彼常侍其父，無隙可乘。」海陵即召烏答補為符寶祗候。

定哥與貴哥商議道：「事不可止矣。」因烏帶酒醉，令家奴葛魯、葛溫縊殺烏帶。時天德三年七月也。

烏帶死，海陵偽為哀傷，以禮厚葬之。使小底藥師奴傳旨定哥，告以納之之意。定哥將行，貴哥為從。小底藥師奴謔之曰：「夫人行矣，閻乞兒何以為情？」定哥懼其泄於海陵也，以奴婢□八口賂之，使無言與閻乞兒私事。定哥入宮，海陵冊為娘子。貞元元年封貴妃，大愛幸，許以為后，賜其家奴孫梅進士及弟。海陵每與定哥同輦遊瑤池，諸妃步從之。閻乞兒以妃家舊人，得給侍本位。後海陵嬖幸愈多，定哥希得見。

一日，獨居樓上，海陵與他妃同輦從樓下過。定哥望見，號呼求去，詛罵海陵。海陵佯為不聞而去。定哥益無聊賴，欲復與乞兒通，乃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。乞兒識其意，笑曰：「妃今日富貴忘我耶？」

定哥欲以計納乞兒於宮中，惟恐閻者察其隱，乃先令侍兒以大篋盛褻衣其中，遣人載之入宮。閻者索之，見篋中皆褻衣。閻者已悔懼。定哥使人詰責閻者，曰：「我天子妃，親體之衣，爾故玩視，何也？我且奏聞之。」閻者惶懼，甘死罪，請後不敢再視。定哥乃使尼以大篋盛乞兒載入宮中，閻者果不敢復索。

乞兒入宮□餘日，定哥得恣情歡謔，喜出望外。然樂不可極，不得已，使衣婦人衣，雜諸侍婢，抵暮混出。貴哥聞其事，以告海陵。海陵乃縊死定哥，搜捕乞兒及比丘尼，皆伏誅。封貴哥萃國夫人。小底藥師奴以匿定哥奸事，杖百五□，後亦賜死。

麗妃石哥者，定哥之妹，秘書監文之妻也。海陵與之私，欲納之宮中，乃使文庶母按都瓜主文家。海陵謂按都瓜曰：「必出爾婦，不然，我將必有所行。」按都瓜以語文。文難之，按都瓜曰：「上謂別有所行，是欲殺汝也。豈以一妻殺其身乎？愚痴諒不至此。」文不得已，乃與石哥相持，慟哭而別。是時海陵至中都，迎石哥於中都，納之。

一日，海陵與石哥坐便殿，召文至前，指石哥問道：「卿還思此人否？」文答道：「『侯門一入深如海，從此蕭郎是路人。』微臣豈敢再萌邪思。」海陵大喜道：「卿為人大忠厚。」乃以迪鞏阿不之妻擇特懶償之，使為夫婦。及定哥縊死，遣石哥出宮。不數日，復召入，封為昭儀。正隆元年封柔妃，二年進封麗妃。

昭緩察八者，姓耶律氏，嘗嫁奚人蕭堂古帶。海陵聞其美，強納之，封為昭媛。以蕭堂古帶為護衛。察八見海陵嬪御甚多，每以新歡間阻舊愛，不得已，勉意承歡，而心實戀戀堂古帶也。

一日，使侍女以軟金鸚鵡袋子數枚，題詩一首，遺蕭堂古帶。詩云：

一人深宮盡日閑，思君欲見淚闌珊。

今生不結鴛鴦帶，也應重過望夫山。

堂古帶得之，懼禍及己，謁告往河間驛。無何，事覺。海陵召問之。堂古帶以實聞。海陵道：「此非汝之罪也，罪在思汝者，吾為汝結來生緣。」乃登寶昌樓，手刃察八，墮樓下死。諸后妃股慄，莫能仰視。並誅侍女之遺軟金鸚鵡袋者。

海陵殺諸宗室，擇其婦人之美者，皆欲納入宮中，乃諷宰相道：「朕嗣續未廣，此黨人婦女，有朕中外親，納之宮中何如？」徒單貞以告蕭裕。蕭裕道：「近殺宗室，中外異議紛紛，奈何復為此耶？」徒單貞以其語覆海陵。海陵道：「吾固知裕不肯從。」乃使貞自以己意諷蕭裕，必欲裕等請行此事。貞不獲辭，乃對裕說道：「上意已有所屬。公固止之，禍將及矣。」蕭裕道：「必不肯已，惟上擇一人納之。」徒單貞道：「必須公等白之。」

裕知不可止，乃具奏。遂納承德弟糾里妻高氏、宗本子莎曾刺妻、宗固子胡里刺妻、胡失來妻。又納叔曹國王子宗敏妻阿懶於宮中。貞元元年，封為昭妃。大臣奏：「宗敏屬近尊行，不可。」乃令阿懶出宮，而封高氏為修儀，加其父高邪魯瓦輔國上將軍，母完顏氏封密國夫人。又宋王宗望女壽寧縣主什古，梁王宗弼女淨樂縣主蒲刺及習拈，宗雋女師姑兒，皆海陵從姐妹也。混同郡君莎里古真及其妹餘都，太傅宗本女也，為海陵再從姐妹；表兄張定安妻奈刺忽，麗妃妹蒲魯胡只，皆有夫，惟什古喪夫。

海陵無所忌恥，使高師姑、內哥、阿古等，傳達言語，皆與之私。內中莎里古真色最美而善淫。高師姑對他說道：「上之好美色，汝所知也。汝之美，主上能捨汝乎？主上於汝為再從姐妹。出閣之日，服制無矣。相遇猶路人。然汝曷不入侍於上，以博恩寵？」莎里古真笑而從之，入見海陵。海陵幸之，竭盡精力，博得古真一笑。

次日，以其夫撒速近侍局值宿，海陵謂撒速道：「爾妻年少，遇爾值宿，不可令宿於家，當令宿於妃位。」撒速默然不敢出一語。每召古真人，海陵必親伺候，於廊下立。久不至，則坐於高師姑膝上，以望之。高師姑道：「陛下尊為天子，嬪御滿前，何勞苦如此？」海陵笑道：「我固以天子為易得耳，此等期會乃可貴也。」莎里古真一至，則捧惜擁持無所不用其極，惟恐古真之不悅己。然古真在外頗恣淫佚，恃寵答決其夫，其夫亦不能制。見官之尊貴，人之有才者，及美貌而饒於淫具者，必招徠之，與之交合，不以為恥。

海陵聞之，大怒道：「爾愛貴官，有貴如天子者乎？爾愛人才，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？爾愛娛樂，有豐富俸岸過我者乎？」怒甚，氣咽不能言。莎里古真恬不為意，嘻嘻的道：「我只笑爾無能耳。」海陵又大怒，遣之出宮。後復思之，屢召入焉。

其妹餘都，牌印鬆古刺妻也。海陵嘗私之，謂之曰：「汝貌雖不揚，而肌膚潔白可愛，勝莎里古真多矣。」餘都悲曰：「古真既有貌，陛下何不易其肌膚，作一全人？」海陵道：「我又不是閻羅天子，安能取彼易此？」餘都道：「從今以後，妾不敢復承幸御矣。」海陵慰之曰：「前言戲之耳。汝毋以我言為實，而生怨恚也。」進封壽陽縣主，出入貴妃位。

又使內哥召什古，出入昭妃位。什古者，將軍瓦刺哈迷妻也。瓦刺哈迷豐軀偉幹，長九尺有奇，力能扛鼎，氣可吞牛。一夕常淫二三姬，不則滿身抽微難熬，必提掇重物，以泄其氣。每與什古交合，什古輒嬌顛踰時，瞑目欲死。後因瓦刺哈迷從征陣亡，什古不耐寡居，遂與門下少年相通，恨不暢意。少年乃見淫藥傳之，通宵不倦。什古笑道：「今日差強人意。」後有知之者，遂嘲少年為差強人以笑。

海陵聞什古之善鬪也，遂使內哥傳語什古道：「爾風流跌宕，冠絕一時，然沉溺下僚，未見風流元帥，豈不虛負此生？主上陽尊九五，傑出大僚，爾何不獨當一隊，分沾雨露，以自快乎？」什古笑道：「主上雖雄，諒不能敵瓦刺哈迷之半。況且後宮森列，何必召妾？」內哥道：「主上屬意爾久矣。爾若不往，恐上怒不測。」

什古不得已，乃入宮焉。海陵乘其未至，先於小殿煖位，置琴阮其中。什古來朝，見禮畢，海陵攜其手，坐於膝上，調琴撥阮，以悅其心，進封昭寧公主。乃檢洞房春意一冊，戲道：「朕今宵與汝將此二□四勢，次第試之。」什古笑道：「陛下既欲挑戰，妾敢不為應兵。」

海陵未盡其勢之半，意欲少息，什古抱持道：「陛下可謂善戰矣，第恨具少弱耳。」海陵恚然道：「瓦刺哈迷之具何如？」什古道：「大異於是。」海陵不悅道：「汝齒長矣，汝色衰矣，朕不棄汝，汝之大幸，何得云爾。」什古愧恨而罷。

翌日出宮，潛以其狀對少年說道：「帝之交合搏，果有傳授，非空搏也。」少年不謹，以其語泄之於人。人笑謂少年道：「帝今作差強人矣。」

奈刺忽者，蒲只哈刺赤女也，修美潔白，見者無不噴噴。及笄，嫁於節度使張定安為妻。定安為海陵表兄，海陵未冠時，常過定安家嬉戲。即與奈刺忽同席，接談謔笑竟日，遂與之私。無何，張定安受熙宗命，出使於宋。海陵與奈刺忽通宵行樂，遂如夫婦。房中侍婢，無得免者。不料熙宗詔海陵赴梁王軍前聽用。海陵只得辭別奈刺忽而去，不復再見。直至即位，方才又召奈刺忽出入柔妃位。

女使關懶有夫在外，海陵欲幸之，封以縣君，召之入宮。惡其有娠，乃命人煎麝香湯，躬自灌之，且揉拉其腹。關懶欲全性命，乃乞哀道：「苟得乳媪，當不舉，以侍陛下。」海陵道：「若待大產，則汝陰寬衍，不可用矣。」竟揉墮其胎。越數日，幸之。

蒲察阿虎迭女叉察，海陵姊慶宜公中所生。幼養於遼王宗幹府中，及笄而嫁秉德之弟特里。秉德伏誅，叉察當連坐，太后使梧桐請於海陵，由是得免。海陵遂白太后，欲納之。太后道：「是兒始生，先帝親抱至吾家養之，至於成人。帝雖舅，猶父也。豈可為此非禮之事？」海陵屈於太后而止。

叉察跌宕喜淫，不安其室，遂與完顏守誠有姦。守誠本名遏里來，芳年淑艾，白晰過人，更善交接，叉察絕愛之。太后竊知其事，乃以之嫁宗室安達海之子乙補刺。乙補刺不勝其欲，叉察日與之反目。海陵不知其故，數使人諷乙補刺出之，因而納之。太后初不知也。

叉察思念守誠，愁眉不展，每侍海陵，強為笑樂，轉背即詛咒不已。偵者以告海陵。海陵怒道：「朕乃不如完顏守誠耶？」遂擣殺守誠，欲並殺叉察，又得太后求哀，乃釋放出宮。無何，叉察家奴告叉察痛守誠之死，日夜咒詛，語涉不道。海陵乃自臨問，責叉察道：「汝以守誠死詛我耶？守誠不可得見矣，朕今令汝往見之。」遂殺叉察而分其屍。

太宗正阿里虎妻蒲速碗，乃元妃之妹也，大有姿色，而持身頗正。因人見元妃，留宿於宮中。迨晚，海陵強之同坐飲宴。蒲速碗正色固拒，退食於元妃之幕，將周身衣服謹繫牢結，坐而不臥，以防海陵之辱己。

果然，更樓鼓急，畫角聲摧，銀缸半滅半明，神思乍醒乍倦，海陵突至，強抱求歡。蒲速碗再四不從。海陵凌逼不已，相持相拒。將及更餘，海陵乃以力制之，怒發如雷，聲如乳虎，喝教侍婢共挾持之，盡斷其中外衣帶。蒲速碗氣索力疲，支撐不住，叫不得撞天的冤屈，只得緊閉著雙眼，放開了兩手，任憑著海陵百誑千嘲、千抽萬送，就像喉嚨氣斷死了，不得知的一般。這海陵像心像意，侮弄了許多時節，見蒲速碗沒有一些兒情趣，倒也覺得沒意思，興盡而去。

元妃問蒲速碗道：「妹妹，你平昔的興在哪裡去了？今日做出這般模樣。」蒲速碗道：「姐姐，你可是有人氣的？古來那娥皇、女英，都是未出嫁的女子，所以帝堯把他嫁得舜哥天子。我是有丈夫的，若和你合著個老公，豈不惹人笑殺。連姐姐也做人不成了。」元妃道：「事到其間，連我也做不得主。俗語說得好：『只好隨鄉入鄉。』哪裡顧得人笑恥！」蒲速碗道：「姐姐，你說得好話兒。這話兒只當不說罷。世上哪有百世太平、千年天子？你倘或被人凌辱，你心裡過去得否？」元妃慘沮不出一聲。過了一夜。

次日早晨，蒲速碗辭朝歸去，再不入宮朝見。雖是海陵假托別樣名目來宣召他，他也只以疾辭道：「臣妾有死而已，不能復見娘娘。」海陵亦付之無可奈何也。

張仲軻者，幼名牛兒，乃市井無賴小人，慣說傳奇小說，雜以俳優詼諧語為業。其舌尖而且長，伸出可以銜著鼻子。海陵嘗引之左右，以資戲笑。及即位，乃以為秘書郎，使之入值宮中，遇景生情，乘機謔浪，略無一些避忌。海陵嘗與妃嬪雲雨，必撤其帷帳，使仲軻說淫穢語於其前，以鼓其興。或令之躬身曲背，襯墊妃腰。或令之調搽淫藥，撫摩陽物。

那宮中妃嬪，就是官庶婦人，曾蒙幸者，海陵也列在宮人數內。雖有丈夫的，皆分番出入，聽其淫亂。海陵還不足意，欲把這些婦人隨意幸之。限於更番不便，乃盡遣其丈夫往京去了，恰把這些婦人都留在宮中。每當行幸，即令撤蔽去圍帳，教坊司近前奏樂，幸已方止。再幸再奏。一幸必及數婦，徒以盡己之興，而諸婦皆不暢所欲，人人嗟怨。

嘗與妃嬪同坐，必自擲一物於地，使近侍環視之，他視者殺。

又誠宮中給使男子，於妃嬪位舉首者，剗其目；出入不得獨行，便旋須四人偕往；所司執刀監護，不由路者斬之；日入後，下階砌行者死，告者賞錢百萬；男女倉猝互相觸，先聲言者賞三品官，後言者死。齊言者皆釋之。

有梁琬者，本大宋家奴，隨元妃入宮，以闖豎事海陵。琬性便佞，善迎合人意。海陵特見寵信，言無不從。琬嘗構求海上仙方，遠覓異物，修合媚藥，以奉海陵。海陵試之，頗有效驗，益肆淫蠱。中外嬪御婦女殆將萬人，猶恨不得絕色，以逞心意。

琬乃極言：「宋劉貴妃絕色傾國。」海陵道：「汝試言其容止。」琬道：「鬢髮膩理，姿質纖穠。體欺皓雪之容光，臉奪英華

之濯艷。顧影徘徊，光彩溢目。承迎盼睐，舉止絕倫。智算過人，歌舞出眾。」海陵聞言大喜，自此決南征之意。

將行，命縣君高師姑預貯紫綃帳、畫石床、鷓鴣枕、卻塵褥、神絲繡被、瑟瑟幕、紋布巾。帳輕疏而薄，視之如無所礙。雖屬隆冬，而風不能入，盛暑則清涼自至。其色隱隱焉，忽不知其帳也，乃鮫綃之類。床文如錦繡，石體甚輕，鄧支國所獻。枕以七寶合為鷓鴣。褥色殷鮮，光軟無比，云是卻塵獸毛所為，出自句驪國。被繡三千鴛鴦，仍間以奇花異葉，上綴靈粟之珠，如粟粒，五色輝煥。其暮色如瑟瑟，闊三丈，長百尺，輕明虛薄，無以為比，向空張之，則疏朗之紋，如碧絲之貫其珠，雖大雨暴降，不能濕漏，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傳故也。紋布巾，即手巾也，潔白如雪光，軟如綿，拭水不濡，用之彌年，不生垢膩，乃得自鬼谷國者。俟得劉貴妃時用之。

更帶九玉釵、鬪忿犀、如意玉、龍綃衣、龍髻紫拂。釵刻九鸞，皆九色，其上有字白玉兒，工巧妙麗，殆非人製。犀圓如彈丸，帶之令人鬪忿怒。玉類桃實，上有七孔，云是通明之象。衣重無一二兩，傳之不盈一握。拂色紫如爛椹，可長三尺，削水晶為柄，刻紅玉為環紐，或風雨晦暝，臨流沾灑，則光彩動搖，奮然如怒。置於堂中，則日無蠅蟲，夜無蚊蚋。拂之為聲，則雞犬無不驚逸；垂之池潭，則鱗介之屬，悉俯伏而至。引水於空中，則成瀑布；燒燕肉熏之，則焯焯焉若生雲霧。云得於洞庭湖中者。俟得劉貴妃則以賜之。海陵件件色色，都打點端正。不想探事人來，報說：「劉貴妃已辭世矣。」海陵好不痛惜。忙傳下號令，說滅卻宋時，把他死屍也擡來瞧一瞧，完了心中一念。這才是：

生前不結鴛鴦帶，死後空勞李少君。

世宗時為濟南尹，夫人烏林答氏，玉質凝膚，體輕氣馥，綽約窈窕，轉動照人。海陵聞其美，思有以通之。而烏林答氏端方嚴整，無隙可乘。

一日，傳旨召之。世宗忿忿，抗旨不使之去。烏林答氏泣對世宗道：「妾之身，王之身也。一醮不再，妾之志也，寧肯為上所辱。第妾不應召，則無君；王不承旨，則不臣。上坐是以殺王，王更何辭以免？我行當自勉，不以累王也。」世宗涕泣，不忍分離。烏林答氏毅然就道。一路上淒其沮鬱，無以為情。行至良鄉地方，乃將周身衣服縫紉固密，題詩一首於衣裾上，遂自殺。詩云：

世態翻如掌，君心狠似狼。

兇狂圖快樂，淫逆滅綱常。

我死身無辱，夫存姓亦香。

敢勞傳旨客，持血報君王。

烏林答氏既死，使者以訃聞。海陵偽為哀傷，命歸其櫬於世宗。世宗發櫬視之，面色如生，血凝喉吻，撫屍痛悼，以禮葬焉。後世宗在位二十九年，不復立后者，以烏林答氏之死節也。此是後話。

卻說海陵大舉南侵，造戰船於江上，毀民廬舍以為材，煮死人膏以為油，費財用如泥沙，視人命如草菅。既發兵南下，群臣因萬民之嗟怨，立曹國公烏祿為帝，即位遼陽，改名雍，改元大定，遙降海陵為王。海陵聞之，嘆道：「朕本欲削平江南，然後改元大定。今日之事，豈非天乎？」因出素所書「一著戎衣，天下大定，改元」事以示群臣。遂召諸將，謀帥師北還。

至瓜洲，浙西路都統制耶律元宜等謀弑之，箭入帳中。海陵以為宋兵迫至。及視箭，曰：「此我兵也。」欲取弓還射，忽又中一箭，仆地。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，手足猶動，遂縊殺之。妃嬪等數人皆遇害。

後世宗數海陵過惡，不當有王封土，不當在諸王瑩域。乃降廢為海陵侯，復降為庶人。改葬於西南四里。後人有詞嘆云：

世上誰人不愛色？惟有海陵無止極。

未曾立馬向吳山，大定改元空嘆息。

空嘆息，空嘆息，國破家亡回不得。

孤身客死倩人憐，萬古傳名為逆賊。